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夷白齋稿卷十三

元 陳基 撰

序

游虎丘圖詩序

至正十年秋翰林待制宣城貢公泰甫奉使江南明年
春使還過吳而聞國子司業之命遂避傳舍寓白鶴真
館不終日而吳門之大夫士修容于下執事者冠蓋相

望于春之暮風日柔暢相與登海湧峯潁劍池生生公
之臺據小吳之軒覽長洲之故苑撫姑蘇之臺榭而瑤
林綠甸川魚雲鳥之出沒飛動者皆在欄楯之下于是
却絲竹進泓穎酌詠淋漓竟夕忘返公既屬睢陽朱澤
民氏筆之為圖復用澤民壁間舊題五言四韻為詩以
倡之而茗溪剡九成沈自誠新安胡茂深赤城鄭蒙泉
公之坦張士恭甥阮文銳余伯氏敬德咸屬和焉摠凡
若干首尋以首簡授不佞曰子宜為序公以經濟之學

為天子顧問之臣雄文碩望師表儒林海內之士仰喬
岳瞻景星之日久矣吾黨徒以區區詠歌乃得接餘論
于山水間不亦盛乎念會合之不可常昔之人益有當
驪而悲者矣今環橋門而望公者殆百谷之于甘雨也
吾徒未能脫鱗介生羽翰又安得久從公游乎往者唐
楊少師之歸自朝廷也好事者誇其餞之盛傳其繪以
為圖而當時君子又多其去就類漢兩疏作為文章崇
耀千古今公之司業成均楊少師之職也而其功名事

業人且望其等兩疏而上之則異日請老而歸也尚能
從公于某丘某水以觀都門祖帳之圖而為公賦之也
至正十一年夏四月朔旦序

玉山名勝集序

中吳多宴游之勝而顧君仲瑛之玉山佳處其一也顧
氏自辟疆以來好治園池而仲瑛又以能詩好禮樂與
四方賢士大夫游其涼臺燠館華軒美榭卉木秀而雲
日幽皆足以發人之才趣故其大篇小章曰文曰詩聞

見層出而凡氣序之推遣品彙之回薄晴雨風雲之變
幻叵測悉牢籠摹狀于更唱迭和之間雖體制不同標
格或異然皆如文繒貝錦各出機樞靡不純麗瑩縟酷
令人愛仲瑛既會粹成帙名之曰玉山名勝集復徵余
文以為序夫世之寄情山水間者多矣然好事者于昔
人別墅獨喜稱王氏之輞川杜氏之樊川豈非以當時
物象見于唱酬者歷歷在人目乎夫輞川賓客獨稱裴
迪而樊上翁則不過時邀暱密往遊而已今仲瑛以世

族貴介雅有器局不屑于進取而力之所及獨樂與賢士大夫盡其懽而其操觚弄翰觴詠于此視樊上翁蓋不多讓而賓客之盛較之輞川或者過焉嗟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使異日玉山之勝與兩川別墅並存于文字間則斯集也詎可少哉于是乎書

送黃廣德序

余與黃君德廣同以東州之人游中吳山水間吳之大澤曰巨區周迴五百里灑汗潢漾混無端倪而其山則

洞庭夫椒靈巖天平之屬高卑俯仰為狀不一而皆出
沒掩映乎其上朝光暮景與雲物爭變化蓋東南之可
觀也吳為郡物蕃人衆賦夥而訟繁凡蒞其土者率鞠
躬盡瘁不遑夙夜雖有逸興者亦不能輟餘晷而樂山
水也四方之道吳者冠蓋相屬然非北之燕薊則南適
閩越又孰能齋糗糧以事無益之游乎故窮吳中山水
之勝自非清閒無事如吾兩人者舉莫之能也余嘗與
德廣汎舟過梅里登海虞出三江之口顧瞻山川之蒼

茫俛仰千載于須臾而聖賢之遺跡歷歷可攷也益江湖之間厥土塗泥踵行喙息之民罷耒耜而給饟餽恒敝敝以終日則吾兩人之適非惟其賓客者不能即其父兄弟亦不暇為也人當苦于貧賤而吾乃以賤貧得自肆于山水間而德廣固非久貧且賤者也今季秋德廣為有力者趨將脫鱗介生羽翰去我而弗顧也噫向也舉吳之人不得為吾兩人之游今也非惟吾不能強德廣而留之得廣雖欲為我留不能也然則出處離

合非惟吾兩人不得自知雖明睿之君子亦不能必也
德廣行矣余將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他日德廣以其抱
負有所遇而歸或者不忘而欲求余于藜藿之下則以
是為之旌矣因書以貺之

送丁經歷序

吳在禹貢揚州之域其藪則具區土地塗泥而田則下
下也吳之土不如雍州之黃壤其田不及豫州之中上
而其賦視梁州乃在下之上者徒以人工修之而其水

淺土薄固自與中州大不侔也庸詎知古今殊時風氣
異宜塗泥之土貢倍于黃壤下下之田賦浮于上上而
人之工果足以勝地力哉夫息人工以養人善為國者
也窮地力以害人賊夫國者也吳之不恤其工以奉上
也久矣而其害有若長蕩華蕩之屬積水為陂風濤飄
擊鼃鼃蛟螭率醜類居之卵育子孫以踞其窟使神農
執耒后稷秉耜亦未如之何而有司什一之征歲有常
供驅民于不測之淵為之上者袖手弗顧而經歷丁君

獨閔然思有以拯之推是心也具殆之所謂遺愛乎初
君之至吳也民有歌者曰吳之土兮淖而卑吳之田兮
淪為湖陂我田于湖兮官剝我肌昔神禹兮手胼足胝
將以厚我之生兮今反病之我欲上訴兮天不可躋我
將淪死兮不忍子與妻吁嗟儂兮何以生為君聞之曰
有是哉吾聞苛政猛于虎此非虎之尤者乎夫使田野
無愁嘆之聲二千石之職也今吾來佐長吏布恩澤而
民困若是將何以上報天子乃獨疏其上請已而上詔

郡國除民所疾苦吳氓賴君之言乃得以休息又歌曰
原則有黍水則有魚昔云不足今乃有餘隰則有杭水
則有魴人言之臧我以為慶又胡可忘于是皆以君為
長者而吳猶有泰伯仲雍之遺民焉于君之代而去也
書以識吳人之意至正十一年九月甲子

送劉志伊序

山川之秀鍾于物者為珠玉鍾于人者為文章然求玉
者必于崑崙流沙萬里之外求珠者必于南海蛟龍不

測之淵不如是則無以獲其精而致其多而文章在天
地間尤難精而不易得者也三代而降文章與時高下
而秦漢魏晉唐宋之文見于文選文粹文鑑者後人即
其成書上下千數百年以觀其制作之盛而不知當時
采摭之精有不易以歲月計也然則搜羅纂述以為一
代人文之乘而欲與前代之成書並存不廢而不溯于
文章之崑崙作者之南海求之而能盡大觀而無憾也
不可得矣國家以三光五嶽混一之氣涵煦六合而百

年文物之盛著于文類者亦可以槩見然夜光之璧照
乘之珠縱不橫委于道亦豈無待價而未售者此宜春
劉君志伊所以北走燕薊南浮江淮上而廟廊之著作
下而山林之論述兼儲並錄日哀月輯如猗頓之于貨
不埒富于王公不已也噫志伊之用心亦勤矣哉然尚
勿為鄭人買櫝而棄珠亦勿為魏人之以玉為石而置
之則所得誠精且多矣于其歸也書以貺之

橫山紀行詩序

吳郡沈仲說甫由長洲先塋鼓柁而西出胥關過石湖
省母夫人墓于橫山之陽跋涉道途輒顧瞻哀慕而其
低徊寤嘆之形諸言者皆成韻語時余辱與同載間亦
有所賦其甥呂彥真悉手錄之得如干首夫吟詠情性
莫過于詩然三百篇皆本性情而尤感人者無如蓼莪
益父母之恩昊天罔極人子蒸蒸色養尚不足以報其
萬一而況乎不得終養者具心為何如此君子所以三
復流涕而不忍讀之也今仲說天性醇孝篤學好問而

又遭時太平克承世澤其視蓼莪之時不侔矣然而既
怙且恃以鞠拊畜育者仲說皆蚤失之而其顧焉復焉
者獨賴祖母之存今亦已矣雖復生事死奠無或遺憾
而仲說豈忍一日忘其德哉是以顧冢舍于長洲踐雨
露于橫山仰天宇之澄鮮撫原隰之夷曠而風木寒泉
之感見于銜恤茹哀者雖欲不為詩不容已也嗚呼詩
之體用在于成孝敬厚人倫彼百鍛為字千鍊成句佳
則佳矣于情性何有哉昔者孫興公賦詩以仲罔極之

痛識者謂有蓼莪之遺思焉而歐陽叔弼居憂復有譏
其作詩者余雖非識者仲說固興公之徒歟世有君子
如蘇長公則仲說賢于叔弼矣余因彥真不錄爰用崔
正言紀行詩體彙編之又嘉仲說本乎性情也樂為之
序

送粹上人詩序

粹上人由天台越海沂江歷叅浙水西諸名山而雅喜
與賢士大夫游聲稱籍甚余竊見其風神秀朗如寒潭

秋月進退止作修整閒暇固已私心異之矣久之將還山讀書密通親居庶幾朝夕以報顧復之恩其志不能奪之也士大夫聞其行僉為詩歌以美之以余辱與上人友俾為之序古之知言君子謂淳圖氏之書過于莊墨申韓而與易論語合余時竊觀之及觀大報恩諸篇則其教人率先孝敬乃知世之論佛類以其誕幻汗漫而其徒好畧文字以為高去孝敬以為達者皆非也今上人學禪而不畧文字為釋而知孝敬又將歸而益求

其所以與周易魯論合者以充其大報恩之教典益五常之道不二之法未始不本于人心苟究其歸則同其中而異其外可也上人勉乎哉爰體贈詩者之意書之首簡以授之

夷白齋稿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夷白齋稿卷十四

元 陳基 撰

序

送鄭同夫歸豫章分題詩序

余幸與鄭文學同夫遇于吳之隱君子顧仲瑛氏所以
仲瑛素多賓客而同夫與余乍會未暇問姓字邑里行
李所從來輒舉杯獻酬雜選亦不計年齒貌蒼者坐上

座酣適鼓舞各以所長為壽于是吳興郟九成沈自誠
龍門琦上人赤城金敬德錢塘俞在明皆以能詩為仲
瑛文字交而九成素善畫捉筆作山水圖輒竒詭幽曠
坐客嘖嘖稱嘆同夫首為賦詩仲瑛率衆賓和之而敬
德起行酒放歌作廬山高疊疊有梁楚間人氣調同夫
因懽甚顧余曰吾自北方來行數千里親舊疏數固自
不同然飲聚之樂未如今日之快者吾行且歸矣諸
君能無言乎余然後乃知同夫為豫章人嘗登清江范

公蜀郡虞公鄴城揭公之門而余故人危君太樸揭君
伯坊揚君季子鄒君魯望張君宣仲皆其友也嗟乎余
恨不及識范虞二公而幸獲接揭公之下風而聽其餘
論見其文章九原不可復作而其鄉之士如同夫者其
文學才藝一何似公之甚也同夫歸矣太樸諸君子皆
以其父兄師友之學相繼登臺閣顧余無似與仲瑛賓
客笑傲三江五湖之上以吳中山水分題得詩若干首
為同夫贈屬余序之因以謝不敏于諸君云

趙泰州平反冤獄詩序

至正十年缺月泰州尹真定趙公子威平反王昉冤獄
事聞中吳士大夫皆曰偉哉趙使君真長者因相率著
為聲詩以嘉美之摠若干首昉故江浙行中書叅知政
事浮光王公之子也才選為淮東帥閫奏差叅政公
當世名臣昉以佳子弟給事閫中雅為長官所信重然
性直不能容人之過人有善亦未始不以身下之會閫
帥飲酒高會膳夫有具茗飲弗謹者昉以職督責之杖

之二十膳夫歸越五日死于疫揚州錄事判官與昉有隙欲因此中傷之遂嗾膳夫妻訴昉踢傷其夫右脇致死昉逮繫五毒備加不勝楚乃誣服淮閩居南北之衝而昉又名家子以故人莫不知其冤者具獄上大府莫敢決更以屬趙公鞠之始悉膳夫所以死狀而謀中傷昉及誣証者皆反坐伏辜于是昉之冤始得白初昉之係獄也士大夫皆曰叅政公平生所至用法稱平允其子不宜冤坐使世無守法者則已如有之昉其不死于

獄乎及其平反也則又皆曰甞不死矣世復有守法者
矣于是相賀曰趙使君一治秦州而法為之平使天下
執法吏皆如趙使君人豈有冤死者乎趙使君真長者
昔漢張釋之為廷尉其言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者
也故在漢獨釋之守法不阿意天下至今稱之今公召
歸禁林人且望公顯用如張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公
其尚自愛乎吾聞召伯之教明于南國既去而人思之
其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今既望公為張

廷尉又愛公如召伯何哉蓋多公守法不止于活一無
罪眚而吾愛公則因眚而重有所感也然則詠歌之發
乎情者其可已乎是不可以無序于是乎書

送金西白上人游方序

吳門金西白上人幼為天台氏之學既研精秘義又紬
繹鄒魯百家之書間弄翰為文章從容識軌轍及沉吟
六藝漱滌萬彙于烟雲水月間復鏘應金石妙諧風旨
今年秋將鼓棹松陵飛錫天竺越濤江訪靈胥過四明

因度石梁探雁宕迤運至金華叅大比丘究其所謂出世間法顧母氏年邁無他兄弟修養霜露載塗欲行復止母氏察知其衷則為之言曰吾聞親者遺體之所自出也佛者慧命之所由生也奉遺體以續慧命願惟輕重所在汝勿以吾故逡巡不前為也上人于是問津于江上文人綴裳于邁若矢斯激搢紳之賢章甫之英自鄭有道而下競為詩文餞賦之天台陳基復進而執上人之手語之曰浮圖氏其道有三曰律曰教曰禪然皆

以慈悲為宗孝敬為本上人先探上乘後入禪觀宜其
曲意顧養雅好懿德在其法中可謂學知次第由相歸
空者矣世之號居名教者往往于佛氏之言怪駭舛逆
及退而省之則所行有愧于上者多矣故余于上人之
去就不能無所感也雖然昔有瞿曇氏躬執蒲為屨嚮
以養母其徒至今稱之歲云莫矣白雲斯邈上人尚無
忘織屨師翩翩其來歸哉至正十年八月甲辰序

浮青閣詩序

越以山水名天下雲門又盡收越山水之勝而浮青之閣在焉蓋自晉唐歷宋以來桑門上首之居雲門者皆統合儒釋妙攝空有樂與賢士大夫游故其崇臺廣廈金碧相輝緣崖架壑挾雲月而挹風雨如千峯閣者在在而峙可以想見一時登眺吟嘯之適遺音逸韻猶隱隱林谷中夫閣之作于斯時雖有不同自吳興趙公取明教大師嵩公之語題其扁蜀郡虞公為文以記之賦詩以倡之繼而作者皆一時知名之士于是所謂浮青

者遂與前代之名踪偉跡競爽千載可謂盛矣且秦望
拔出羣峯四伏高卑俯仰之不一窮竒極秀于千岩萬
壑之表每雨止風收天澄日暖而浮青之勝丹青善巧
所不能摹肖者惟詩人描寫之益詩者所以形容物態
陶冶性情然非天機悟入神觀竄絕搜抉奧祕與造化
爭巧者亦何能以余嘗從吾鄉石庭上人獲見名公諸
作爛然如雲錦張鏗然如金石奏雜然如衆籟鳴雖未
獲登斯閣固已飄飄然若躡飛霞凌顛氣而游于華藏

毘廬之境顧惟王謝之流風既遠支許之聲塵莫追雖
欲從趙虞二公游了不可得徒淑其清標雅韻于諸名
勝遺翰間重為感慨而已上人俾余序固辭不克乃為
書其歎慕之意貽之上人統合儒釋妙攝空有者也其
以余言為何如至正十年八月丁未日

送煜上人序

古之為浮屠氏者以戒為墉以慧為戶以法界為宇以
性海為鄉以度門道品為族屬菩薩善知識為戚婣求

其法者不涉內外不泥中間不以語言不立文字心空
諸漏境同夢幻無得無證一切無著斯為解脫竊觀自
摩訶迦葉以佛所付心法相傳一綫而達摩以天竺名
王子獨得其宗當梁武深心佛氏人莫不以其造寺書
經度僧為奉佛之至時達摩甫至東土毅然以其諸所
有為特人天小果實無功德得其傳者有五曰可曰璨
曰信曰忍曰能而能不生名族不居華夏崛起并曰之
間而得信衣于五祖忍大師及其說法曹溪大闡宗旨

為天人師唐武后仄席向風勅書徵召力辭不赴其視
榮名為何如耶夫以達摩敲蹠王宮印契佛心能以匹
夫頓超佛位一則面譏梁武而空學顯一則身辭武后
而宗風振卒使百世之下學佛者必以曹溪為津梁嗚
呼盛哉後世為浮屠氏者以權勢為墉以苞苴為戶以
金碧為宇以富貴為鄉尚語言者以訶罵佛祖為高攻
文字者以嘯弄雲月為韻甚至役役焉奔走于利害得
喪之塗而不知止使度門道品菩薩大士如果有知將

怒而斥之之不暇尚有俯而以族屬戚媼接之耶吾鄉
煜上人幼歲出家學于湖之道場山志甚銳及主藏鑰
于杭之淨慈為其徒所推且善讀唐人詩時有所作燦
然可觀今年秋飛錫吳門與之語亶亶終日余既嘉其
遠去鄉邑無父兄師友而克自樹立如此又懼其久而
或流于今之所謂浮屠氏者故推原其祖以瀆告之蓋
以吾同鄉而私囑于上人也然世豈無大比丘如曹溪
者試以吾言質之其以為然乎否耶

陸仲淵字說序

中吳多舊族其子孫克世積善之澤如甫里陸氏者代不乏人余所與游者曰仲淵其少也幸及見吳興趙魏公公為大書仲淵二字貽之間以示余且屬為序蓋仲淵名源源者水之本而淵者水之深也天下之水其源皆出于西北其流皆趨于東南然西北之水莫大于江河而東南之水莫深于海方其發源于崑崙經始出于岷山也尚可以徒涉及其衝砥柱下龍門絕巴梁轉巫

峽率百川以委輸于海然後激湫汗漫沖融澗瀆潮汐
與時消息暑不加盈寒不加縮天吳罔象介鯨水兕之
屬朋從醜附竒詭變怪莫可端倪具有本者若是乎人
之于積善也亦然孝弟以導之忠信以浚之恭儉以將
之醇謹以持之積之也久發之也漸紆迴衍迤更數十
百年而子孫猶襲衣冠躬禮讓浸漬于忠厚之波涵泳
于深淳之涯質文彬彬有長者風吁善之足以憑藉也
如是夫仲淵之字若是其殆知本也竊聞仲淵上世皆

享高壽而仲淵年垂六十齒髮不少哀其所謂孝弟忠信恭儉淳謹益出于天性引之弗替殆將如河之衝砥柱江之轉巫峽其勢必委輸于海而後已焉傳曰先王祭川先河而後海有源也有委也此之謂知本焉其後者使益勉焉則甫里之澤寧有父乎庸不辭而為之序

徐公遠字說序

吳郡徐君孟達命其子緬從余游緬初名勉以與蕭梁時宰相東海徐勉同名乃易為勗而宋倖臣朱勗雖非

同姓而同郡又易以緬益其字公遠而緬之為言遠也
于是僉以為宜請余序其說吾聞司馬長卿慕藺相如
之為人更名相如後世無或非之者益吳姓而賢于禮
無所嫌也徐修仁顯梁氏而勵志慎行事君不阿意苟
合身都宰輔為時宗臣而以清白遺子孫其視朱勔起
賤微徒以妖卉怪石媚人主怙恩毀法以固寵者萬萬
不侔矣是故易勉為勔者尊同姓也易勔為緬者斥邪
人也昔之同姓也尚知尊而避其名則具于自修可知

矣尊同姓義也斥邪人智也惟義也而後公無私惟智也而後明而遠彼知能使後世不敢名其名與夫不屑其名以為名者義與不義智與不智而已矣緬乎其尚懋之

贈葛孟顥序

會稽王仲麟氏讀法家書為吳屬曹史嘗有疾求醫于吳郡葛君孟顥為診脈曰是謂內傷得之出入奔趨飲食哀樂以藥治之而愈仲麟多其能乃徵余文贈之詩

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乃為之言曰吾聞葛君雖以醫
名而其上世本儒者人無貴賤賢愚皆敬而稱之曰可
久者孟顥之父也可久甫詩書百家之言為文章奇偉
博辨而卒歸之于六藝其為醫視古人無愧也孟顥以
家庭習聞之素出而起人之疾又復有父風何葛氏之
多賢也哉昔者秦和論疾推本五色五味五聲必原于
天其說與周禮合鄭子產博雅君子也而論節宣之道
又默與和契吁醫豈易言哉故必通詩書六藝百家之

言如可久者而後庶幾也然漢臨淄人陽度不以禁方傳其子孫而悉與太倉長淳于意今葛氏儒者而父子相為授受而孟顥起人之疾益不止于仲麟也就吾所知而言則葛氏之賢豈不信哉余愧非博物君子願聞秦和之說與周禮合者而孟顥豈余靳哉姑因仲麟之請而序之

夷白齋稿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夷白齋稿卷十五

元 陳基 撰

序

贈宋太醫序

先王設醫師以起邦之有疾者其職周官其書神農子儀其人扁鵲倉公也吾聞扁鵲之治疾如良農之治稼無他亦去夫為苗之害者而已故醫之有藥石鍼砭毒

熨也猶農之有耒耜錢鏵耨也而其為人祛疾也猶農之禾去稂莠也稂莠之不去雖有甘雨不足以為澤癘疫之不去雖有粱肉不得以為味甚矣哉醫有類于農也雖然人情之所慎者藥石所懼者鍼砭所不喜者毒熨非甚不獲已孰肯以三者加于父母所不忍之身如宋君之于吾兄幼子之瘍也哉蓋父母之望子猶農夫之望歲也父母不以粱肉而廢藥石良農不以甘雨而廢耘耨今使吾家兒秀如苗穎如穀而堅且碩焉宋

君之惠亦沃矣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若宋君者其
可以已于言乎不可已于言而言者詩人之意也宋君
字伯亨吾兄則敬德甫也

送王季境詩後序

昔江浙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浮光王公紹隆閩國公世
家羣公子咸溫文韞藉而季境特以精白果毅倣儻有
器識流聲于世今年春將北上京師吳中大夫士非先
公賓客之選則昆弟交從之彥僉為詩為文以貺之臨

海陳基復颺言而為之序曰先叅政以公輔魁宿之材
遭國家承平之運握符秉鉞持節揚麾致位政府出入
中外餘五十年凜凜有古人風季境束髮侍公左右雅
不喜弄絲竹襲紈綺為奢侈事朝夕之所薰蒸耳目之
所漸漬皆勤王拊民與社稷同休戚之道夫千里之駒
超乘之足生于范鞅之廐長于造父之手既發輟閭外
復振策周行而伯樂之徒又持千金竚九衢以俟其售
為國馬也無疑矣雖然所貴世家公子者以克菑乃舊

服始先叅政之于閩國公叅政公之流風善政沒世不
忘太常宜有謚國史宜有傳神道宜有碑季境瑰瑋克
肖人方慶公有子則其所以為公不朽計者政在斯行
也基不佞敢以此望于季境亦庶幾贈言之微意云爾

馬千戶遺愛詩序

松陵子和仲來致崇德父兄之言曰前鎮守邳州萬戶
府左翼千戶馬侯有德于吾州其去也樹豐碑記遺愛
而嘉美之不足又形于詠歌夫公好惡詩人之意也願

為序之余雖未識荆馬侯而崇德與言為可信意若曰
馬侯在鎮兵不敢取民間草一束粟一升戍卒不敢椎
耕牛聚飲博縱私鹽往來他營軍無故不敢輒入境旗
鼓壁壘整飭常時而為民病者息使商者安于市耕者
安于野皆侯之賜也侯亦務盡其職而已非欲使吾不
忘而吾不能不侯思此詩之所以作也嗟夫馬侯職不
過千夫長食不過五品祿一鎮崇德而德在人如此苟
卿有言善拊民者乃善用兵者也使執干戈以衛社稷

皆如侯民有不附者乎侯勛闕爵里與夫居官從事具
于碑者茲不著著其作詩之意因和仲以授崇德人為
我謝曰大丈夫僂力取封侯多在軍旅間吾聞志于功
名者富貴不足以動其心侯有文武才願自愛

乾坤草亭詩序

余稔聞西昌鄭氏賢久矣今年春鼎夫由天台棄官與
其猶子士亨過吳始相識鼎夫宦游四方聲稱藉甚縉
紳大夫為文為詩以述其乾坤草亭之勝鏗乎金石之

奏燦然黼黻之陳也且屬不佞俾為之序余竊怪古今
屋宇之侈宜莫如金張衛霍而有志之士恒獨慕夫南
陽之草廬灤西之草堂而乾坤草亭云者益草堂詩語
也昔諸葛孔明躬耕隆中自許不過管仲樂毅杜子美獨
慨然以伊呂伯方之及其自比又直以為稷契益二人
之用舍不同出處亦異然百世之下誦其詩讀其書而
其忠君愛國之心惻怛諄懇之意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然則南陽之廬灤西之堂風聲氣韻曠世相望非以其

人乎鼎夫瓌璋曠達尚志千古開口論當世利害爛焉
如龍泉太阿莫敢撓其鋒退而察之未始不中肯綮也
今引身高蹈將歸草堂益于子美所以方孔明與其所
以自謂而充其忠君愛國之心焉異日出處或者不詭
昔人則斯亭之在乾坤庸知不與南陽襄西者相望乎
因推本其歸草亭之意序之若夫締構之儉朴卉竹之
敷秀見于詩及記者茲不贅

江月樓詩序

金山天下奇觀也浮圖寶坊突起大江之中而江月樓
在焉樓為龍江浩上人安禪之境而其扁則故江浙行
中書叅知政事浮光王公之所書且賦詩者也至正初
元寺災而樓不能以獨存上人歸自吳門始重構之規
制之偉視昔有加而江左之峯巒淮南之烟樹與夫海
霞島霧風帆浪舶變幻出沒于飛簷曲檻之外者益無
時而不可愛至于江空月白以天為際一波不興萬動
俱息而所謂天下之奇觀不越几席而盡收之則斯樓

也金山之最勝者乎往歲集賢學士張掖劉公崇文少
監鄱陽周公代祀南嶽還過殊方而余幸與郡史李金
華張君率性從二公至其處覽山川之雄飲中冷之泉
上下古今竟日而去未幾上人命善畫者繪樓為圖凡
嗣王公而賦詩者咸以次錄之且以書抵吳門俾余序
之夫上人居光明之藏游浩劫之始湛乎太清種智同
圓一碧萬頃與性同空又豈世諦語言所可擬議哉然
詩家者流詞源足以灌七澤筆力足以驅三江發揮造

化之微陵屬鬼神之奧而景外之景象外之象牢籠漱
滌靡有遺思然則世諦語言雖不足為上人道而意表
之旨天機玄秘非上人亦何足以知之顧余游乎方之
內于斯樓也未能盡大觀又何能以語江月乎然俯仰
三數年張掖公以甘肅行中書左丞出奠西土鄱陽方
入踐臺閣張君近擢赴海虞而上人亦往主名剎于浙
右東望閩山之渺邈撫流光以徘徊而以今思昔寧無
介然于胸中乎是則不容已于言也于是乎書

送彥栗北上詩序

至正十三年春主上用宰相之請命省臣兼大農太府
出帛帑開墾西山保定河間柱順之田遣使諭江南有
能募民入耕者以多寡授官有差吳人彥栗強君以故
衣冠家耕讀練川年方壯有識量間歲家燬于盜刻苦
奉父母自樹立聞使者至則欣然曰此盛舉也吾欲游
京師久矣今此其時乎乃白父母募良農具名上使者
即日取嘗熟州判官告身以歸遂戒行李率農人偕使

者北上祖道郡昏關外吳之大夫士與彥粟交者咸為
歌詩餞之夫士人之出處用舍顧時何如耳方今聖天
子紹隆丕基賢宰相摠文武大政前年治河決去年平
徐寇四方萬國日就底寧今又除草萊辟田野抑耒崇
本馭游食之民轉而歸之農使各自食其力變瀉鹵為
稻梁收干戈為耒耜興富安久長之利建萬世不拔之
業嗚呼盛哉此有志之士僂力就功名之日也彥粟行
矣天子不吝爵以勸士宰相不靳財以勸農勞心者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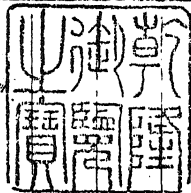
榮勞力者家給將見漳水之利不專于鄴涇水之功不
私于雍倉廩實禮義興而頌聲作矣事功告成明年彥
栗自北方歸拜父母吳大夫士舉酒慶尚能為彥栗賦
之也

送宋縣令詩序

至正改元余客京師清江宋君子與赴贛州從事中朝
能言之士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布衣韋帶咸為文餞之
子與壞竒博達誦詩書六義百家之言攻詞章有氣識

由成均上舍生入藝文監為令史聲稱籍甚其出為郡從事也再遷而為常山縣令行次吳門吳之能言者復爭為歌詩賦之以余辱有一日之雅俾為之序夫十數年間兩送子與赴官皆得操觚弄翰為文詞以廁羣贈言之未余豈能言者哉特以常山之得賢令長甚于贛州之得賢從事雖欲已于言不容已也蓋子與為從事時桴鼓不鳴田野無恙官清政暇得以詩酒從郡太守優游山水之間非若常山之民飢者待哺寒者待衣疾

苦顛危嗶咻呻吟者之待拊摩煦育于子與也嗟乎縣
令與從事不侔今日與往時亦異然不過盤根錯節無
以別利器士子起諸生為縣令亦可以行其志矣子與
瓌竒博達而以愷悌行之將見為縣令如從事視今日
如往昔而常山之黎庶猶赤子之得慈父母矣政成民
和吾意朝廷不以子與私常山而能言之士將不止為
文詞送子與為牧宰而已余雖不敏尚能執筆廁羣公
以俟至正十三年三月庚寅書



夷白齋稿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夷白齋稿卷

十六至
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_臣孫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許溶

欽定四庫全書

夷白齋稿卷十六

序

送張郎中詩序

戶部郎中天名張君師允以銓選使江西也道過吳吳
大夫士之從戶部君游者冠蓋相望戶部君皆折節禮
下之及其將西行也大夫士之能言者各賦詩合古今

元 陳基 撰

體凡如干首俾予為序以送戶部君禮也昔戶部君以
進士取科甲蓋嘗擢忠信之甲冑執禮義之戈矛用其
全鋒以與天下士決勝負矣其裒然而舉首也雖有勇
如賁育急與之角力不敢敵其入翰林為史官由太常
拜御史秉筆定褒貶執法論是非凜凜乎良史諍臣之
風雖劫以眾沮之以兵弗動也及遷尚書為戶部郎不
遠數千里使江西右持衡左操權以銓量行省之人物
其軒輊予奪皆懸戶部君之手是行也意其必乘堅車

擁高蓋聯駟結鞞負弩矢前驅以夸耀四方乃今屏徒
從撤儀衛謙撝卑讓自視若諸生日以禮接大夫士殷
勤之懼惴惴焉惟恐失其心是念夫力能以布衣掇巍
科魁天下士秉筆為史官執法為諍臣而不敢以尚書
郎天子使者而失大夫士之心豈大夫士之力勇于責
育其勢加于兵衆哉盖大夫士禮之所在也噫禮之可
以為國也素矣戶部君不失大夫士心舉而措之則操
軒輊以予奪天下之人物盖恢恢乎其有餘矣然士不

以予奪為軒輊而以禮為去就者豫章徐孺子其人也
戶部君行矣銓選事竣舍車而徒步豫章溯孺子之遺
風亦有下榻如陳仲舉者乎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戶部君能以禮接大夫士則陳仲舉不得專美千古矣
至正十三年三月甲午序

白羊山紀游詩序

勾吳沈高士仲說澄靖寡欲誦詩書百家之言以孝義
稱于鄉居祖夫人憂廬于墓側既免喪隱居畊釣以山

水自娛每衣鹿裘着葛巾過天平謁范魏公祠徘徊不
忍去間行其傍林塢得地曰白羊山而愛之將結茅讀
書以求其志乃三月既望挈所知楚人朱安道舟行數
百里至其處仰瞻天宇之高俯瞰時物之暢追秦伯之
遺風弔闔廬之故墟引筆賦詩摠凡若干首余得而諷
詠之既嘉其春容閒遠有超世越俗之思又念不得從
仲說蔭長松藉豐草歌考磐之篇咏伐木之章以寄情
烟雲水石間然魏公之流澤未泯天平之白雲可望也

它日命車白羊之麓款門處士之廬而某丘某水將因詩以撰其勝則是詩不可以無序故樂為之書

送趙知州序

吳郡屬部由縣而升州者吳江其一也雖地方百里大抵具區之濱重湖複陂浸淫決漶引三江而歸之海水之所不及者然後人得以藝其上故必謹隄防設機械率老稚疲筋力敝敝焉日與水爭利幸天無淫雨歲之所入僅以輸租稅供徭役否則溝塍畝澮淪胥為洪濤

人困力殫而有司十一之征上下交病矣其州治又居
水陸之咽喉符節羽檄旁午繹絡防守供億百倍他邑
故任師帥於此者視他州亦難其人必德足以宣教化
才足以寄民社明足以聽獄訟敏足以裕軍諮而又濟
之以廉行之以恕如前知州燕山趙侯其庶幾也初侯
之下車也當國家責成守令之時侯首勸農桑均賦役
飭學校簡詞訟以崇本抑末為務設施次第恪守章程
及南北徵兵調發無虛日侯鞠躬夙夜弗遑寢食而民

不廢耕桑官不缺餽餉使車駟傳掾甲冑援桴鼓之屬
肩相摩而踵相接者不失勞來之禮噫侯可謂克稱責
成之意矣三年政成解印綬戒車馬還京聖君賢相方
綜核名實勵精為治若侯者考績酬庸將進而與中朝
公卿大夫接武周行以熙庶務皆分內事不敢為侯頌
獨論次侯在官盡賢師帥之職既以餞侯之行復以慰
州人之思禮也

送徐仲剛詩序

無錫兩君子其一曰徐君元度仕為王官居京師有聲
其一曰倪君元鎮隱居求志著書自善余皆辱交而仲
剛徐君之子倪君之婿也徐君倣好義博雅有識度
與名公巨卿游意氣許可有國士風倪君讀古人書忘
飢渴為文章有魏晉間人氣韵其高不仕之節漢東都
士大夫不是過也兩人者所趨不同要其歸激昂砥礪
不與流俗同汨沒然兩家用是日益貧徐君微祿自養
倪君嗜書自娛其子弟各習知其父意仲剛獨瓌竒敏

給好禮而文居則從婦翁學為詩出則從父游於宦夫
生長為名父之子出處問學不離二父之間仲剛之得
於天者深而失於人者鮮如是哉雖富貴利達不足為
仲剛道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此季文子所以為魯之
賢大夫也仲剛勉乎哉凡與兩君子契厚者咸賦詩以
美仲剛而屬余為之序

送剡九成詩序

至正十三年夏五月海漕發吳門漕府史吳興剡君九

成實贊幕府吳士大夫僉賦詩以餞其行且曰去年春
海寇犯崑山襲錕鑊憑陵作氣勢以抗逆官軍淮右狂
孽浸延江浙羽書徵發驛騷道路無虛日人心洶洶久
矣賴天子神聖賢相忠良命廉能果毅之臣搃漕事分
遣將帥出師四討蚊蚋蝻蝻蠢動無知以次殲蕩海寇
聞風率醜逃匿蒼皇蹙縮願宥罪自新用是人心之憂
更釋然以喜九成博古通今器局弘遠論議慷慨為詩
章居然作者乃今職文書贊海漕進無金革矢石之虞退

無父兄妻子之慮左川右海若風恬浪平一日千里而億萬之粟上以祀天地宗廟百神下以祿三公九卿百執事內以給宿衛外以足軍旅者不日達京師春
餽甫至夏饗踵來比國家萬世無疆之休臣子僇力報
効之日也上尊之貺宮錦之榮視昔有加而九成仰則
瞻都國之雄俯則覽山河之壯感聖澤之汪濊侈文物
之隆盛所謂詩章九成之所長者將與中朝能言之士
嗟嘆不足而詠歌之以極陳所遭之美異日南還解行

李出所有吾黨好事者將爭先覩之為快九成無以謙讓未遑為辭也

送徐叔良序

豫章徐君叔良從其鄉先生楊顯民氏學在京師也容翰林待制武威余公所而雅與新安程君以文善子雖不識顯民幸因程君而識武威公武威公視顯民雖出處不侔要與程君皆強志篤學為文章不詭仁義叔良游三君子間駁駁言行讀書作古今體詩不蹈時俗軌

轍及武威公出僉浙東憲事未幾去官居淮西余亦親
老還江南叔良與程君留京師京師之士非程君行輩
則與叔良年相若率彬彬向用程君仕宦二十年業逾
精身逾勞而志不少衰需次翰林為屬官老且至矣叔
良學顯民氏學為武威公客又從程君居輦下借勢王
公大人希進取宜無難者獨辛苦憔悴由京師數千里
過吳門將歸豫章不果又復如京師噫是固學古之道者
也吾聞古之道不足取於今然乎否耶雖然溪山之木

巨細林立匠石操斧斤過之必取其堅實美澤中廟廊
都邑之用者而木之堅實美澤恒出於風霜摧枯拉朽
之餘蓋損者益之本敗者成之基此造物者之所以玉
成萬物也士之困窮憂患頓踣無聊所以動其心忍其
性庸詎知非造物之意乎方今聖君在御賢相在朝左
繩墨右規矩以待天下之人材梁棟榱桷各隨其器而
任用之岩穴之材如顯民者將不得棄於斧斤之外則
摧而踰堅枯而彌實拉朽而益美且澤者為何如也然

則造物之所以司繩墨職規矩者之計久矣茲因叔良行以此謝程君并以為叔良贈云

贈盧仲章詩序

天台盧仲章以能刻金石為印章知名士大夫間士大夫之樂道仲章者咸賦之以詩仲章亦何能致多若是哉夫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養生送終之不可或缺者也必服牛馬越川谷達陵陸窮深極遠於中國而後可以通有無利器用而乃宮室具焉然而商不

齒於士大夫工不得列衣冠之末何哉所業不同而所趨者異也今仲章之藝以為工乎則大夫士之所齒以為商乎則衣冠之所樂道而與進之不服牛不駕馬無陵陸之勞無川谷之險而亦以其藝交於中國其為用雖若無取於養生送終然大夫士似亦不可少焉噫仲章之藝亦善矣古者諸侯謂之章大夫謂之印今者夫人而用之矣仲章以其藝游於公卿大人之門而切切然從大夫以求其言何為也哉茲者有請於予也因書

以歸之

夷白齋稿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夷白齋稿卷十七

元 陳基 撰

序

顧生文字說序

吳下縛筆生曰顧輔字友文其紮筆視近世吳興諸名家不多讓間請予說其字而序之其名若字蓋本乎魯曾子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言也曾子之言尚矣

余且就生之業而為之說可乎昔之善言書者蓋以刀
稍喻筆焉故揚子雲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信
乎刀不利雖有桓公之慈文王之琢太公之闕闔閭之
干將莫耶不克以剗秋蓬剪腐卉尚矣取其斷犀象屠
蛟龍而鋒不剗乎筆不銛則雖文犀之植象齒之管秋
兔之毫豐狐之腋緣飾亦云侈矣以之為書則偃仰乖
方向背失體縱橫牽掣舉不適人意而書之道幾息矣
然則砥削者固輔刀筆之美器也士之為士也亦然不

博之以文則學不能殖不輔之以友則德無從立故詩
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孔子曰朋友切切惺惺揚子曰
朋以磨之友也者其為士之砥削乎甚矣哉生之業克
稱乎其字也是故非學不足以為士非友不足以立德
非言不足以垂世非筆所傳則不博而筆也者又士之
所以羽之翼之左之右之以圖不朽者也噫生也不徒
名其名將思所以行其行不徒字其字將思所以事其
事不徒藝其藝將思所以試其試吾聞之有為者亦若

是生之業既切於士之用生之字復切於士之學余且以是為生勉世之樂與為善者得無以為過乎昔庖丁好道而進乎技今生之業非直解牛者比也又庸知其非好道者然則予勉之也非過也

李僉事政績序

至正十二年春朝鮮李公仲善以浙西道廉訪僉事分憲吳下督行省兵禦海寇未幾淮右妖孽竊發屠郡邑殺守宰攻陷湖襄蔓江東西羽書旁午告急無虛日人

心淘淘吳為江表大郡界居水陸之衝東濱巨海南控
甌粵西連荆楚無高陵大谷以為之阻東南所賦水土
百物吳為特盛倉廩府庫之所儲峙歲輸京師以供天
地神明之祀軍國之需與夫民社之所恃以為重者當
務之急宜莫如城而吳城故闕壯周圍四十里舊址頽
圯謀繕完之役最巨承平日久民習宴安不可與更始
議下衆口交怨公乃集父老而諭之曰國家以熙洽之
仁汪濊之澤休養生息爾父兄子弟久矣一旦冠起倉

卒淮楚間環地數千里生民塗炭其故何哉城郭廢而
兵革不飭也今吾奉天子命軫民生疾苦目惻無城之
害而不與爾父兄圖之如事勢叵測噬臍之悔將誰任
之吾聞備禦不虞政之善訓也故曰有備無患今吾用
爾力新爾城深爾池整飭守具豈惟倉廩府庫是賴爾
世世子孫將永利之乃計城丈尺視民產多寡募工分
築有差民翕翕然趨事設楨幹審矩度萬杵齊奮殷若
雷動公不憚暑暍親出入版築間勞撫士卒以惠濟威

以勤率情巨萬之費非常之功三月而竣公既統有司
筮吉告神又具牛酒犒士卒報成事禮也方是時寇入
杭繼入湖常燒民廬舍劫庫獄縱四掠烽燧熾甚退猶
亡匿山谷間侯曰民不復業邑誰與守即馳至縣招集
撫慰而赦其脇從者奉詔旨也市井無賴勒取民財弗
得則誣以賊執送之官侯察知其奸悉放之民用無寃
死者尋督兵討捕獲首賊張嗣七等餘党復散入薇饒
出沒不常其壤地與衢犬牙相錯開化為衢之咽喉浙

東有衢猶門之有戶也侯以開化失守則衢存亡未可保乃益募兵分守要害地已而賊復至侯率兵拒戰破之七月侯還至郡分省以寇未平復檄侯追捕八月敗賊於茗坑殺賊百餘首生擒十有二人分省多侯功賞勞有加九月賊勢復盛鼓行過富樓侯督軍民夾擊斬首四百餘獲方普德一百十九名賊勢乃衰衢得以安邑父兄既刻石紀侯之績復相謂曰侯始通守吳邦屬四方多故首興學校以教吾子弟歲旱則禱雨祈穀以

活我老稚寇至則躬擐甲冒矢石出萬死不顧一生
以捍衛我井邑侯治郡為賢牧守討賊為良將帥進不
貪功退不徇私不虐無辜不專威福折衝果毅而濟之
以廉和侯之德非石不傳蓋詩所以美盛德歌休功而
鈺鼓之聲接吳壤浙右騷動吳獨以公故無恐公廉明
敏斷行事適機宜申嚴約束日夜循行井里軟血矢衆
務僇力以身殉國用命者賞無狀者誅忼慨激烈士氣
丕振吳民老稚相慶有歌曰公城我城公厲我兵公用

法平又歌曰公保我妻孥公衛我室家公我父母報公
何有君子曰李公其古之遺愛乎何與人頌之如子產
也天子聞之賜公爵優二等蓋將因是而大公之賜始
於吳達之天下而與人之頌史且不勝書矣噫李公其
真古之遺愛乎乃論次公政績為之序以慰吳人感戴
之意以布之四方以侈公之德惠樂為天下道也至正
十三年春三月書

崔衢州政績詩序

淮右妖寇為難禍延江東西守吏號能執干戈衛社稷者衢有崔侯焉初賊陷徽饒乘勝入衢之開化踞縣治燒民居縱肆剽掠寇常山及江山時侯以同知升總管設方畧利器械備禦惟謹至正十二年閏三月也未幾賊遁獨開化失守二十餘日居民驚散者復完聚也噫嘻衢之民其善知侯矣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變起不測所在肝腦塗地井邑丘墟禍亦慘矣誠使撫字得人政平訟理則民入有父母出有司命而金湯之

固不在堅城深池而天下又安矣今衢有賢侯誠宜璽
書褒獎增秩賜金以風邦邑乃嗟嘆不已而詠歌之其
亦有待於觀風之使乎且聞賊在開化時獨不毀崔侯
之碑衢城火獨侯之第無恙則天之眷祐賢侯將使人
感之如狄使君而反風滅火之異又將愛之如劉太守
也余不佞敢論列咏詩者之意為之序以慰衢父兄夫
豈惟侯之故哉亦樂為天下道也至正十三年八月既望書

送陳惟允序

子友陳惟允世家閩州七世祖宋宣和間進士歷朝散大夫居南康遂為南康人其先君子天倪甫師事故內翰臨川吳文正公誦詩書百家之言以隱德終於吳家徒四壁獨遺書數百卷母夫人日夜督惟允與兄惟寅誦習之二子遂復儒業起家從容文藝出入縉紳大夫間而惟允尤善鼓琴擬古人摹寫山水木石為屏障瑰詭怪竒可愛今年春將去吳往金陵因北上京師從四方名人魁士振纓儒林揚聲藝苑以其所能自見母兄

樂其志既諷吉束裝以戒其行且以余同姓雅知其兄弟賢屬以一言壯行色噫世之飽梁肉襲紈綺入則華堂大厦出則結駟聯車果何如人哉然不易世子孫或飢寒困踣或為屠販為奴隸甚至為溝中之瘠者又孰使之然哉蓋富貴無常不可恃也陳氏由閩州徙南康又自南康寓於吳門俛仰數世徒以朝散府君遺澤綿綿亘延至惟允兄弟孤落貧窶亦甚矣然猶知讀父書躬孝友駁駁信讓能文章為佳子弟先民有言損之而

蓋敗之而成苦之而樂此造物者之於人所謂砥鏃而
括其羽也今惟允以孝友為鏃以文藝為羽以孤落為
砥以貧窶為括其材精其器利其去而與英俊角技能
殆養由基之於射發則無不破的者惟允行哉嗣先君子
之業慰母夫人之志迓續朝散府君之遺緒常所往來
者咸賦詩以宣揚之矣余不佞敢申一言以為序至正
十四年春二月甲午書

送李德中序

國家歲漕東南之粟每春夏由吳門抵直沽以億萬計今年夏漕府史宣城李君德中以次當行吳之君子與德中善者咸送之婁江之上且賦詩以華之蓋德中以江左衣冠家少從其鄉先生今兵部貢公伯仲游且密精敏練達克己清謹事賢漕長為良吏有多士之譽斯行也當見兵部公為我謝曰聖君賢相紹隆大業廓滄溟為餉道利舟楫為車馬其視秦之飛芻輓粟漢之負担千里唐之陸運水行率數十鍾而致一石者其得失

不翅千萬矣間者又大興農政遣使江淮募民入耕大河之南遼水之東置庸田漕運司使地有餘利民有餘力功成事集將見中土之粟又百倍東南矣今歲可省夏運若干萬分饒淮楚因時變通以贄漕事比千載一時有志之士於此執文書叅幕府矣先士大夫侈力如德中者兵部公顧不喜歟况公以班馬之倫居列卿之位且世為太史氏感明良之相逢觀庶政之畢舉與中朝能言者並為文章頌吾君之德美吾相之功鏗鉤炳

熠垂休無極嗚呼盛哉斯人臣之幸際也德中行矣漕
事告竣讌勞禮畢從兵部公優游咏嘆當筆受以歸貽
東南人共歌之余不佞亦何幸獲覽焉

夷白齋稿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夷白齋稿卷十八

元 陳基 撰

序

送鄒椽史還江南序

昔鄒君弘道之先大父教授君以能詩知名故國子監
丞莆田陳公常欲薦入詞林未果而教授君卒於家余
與教授君游時弘道方與其弟工文章為舉子業未幾

余游北方弘道以賢能書薦於鄉尋與計偕上春官與
數千百人角勝負及天子臨軒策士弘道遂以進士擢
高第得官歸江南余在京師京師之人知余與教授君
善莫不為余稱弘道之賢而余故雅知教授君平生宜
有令孫如弘道者切念教授君積德使假之以年則其
見弘道哀然舉首於數百人之中為天子門生克有成
立為鄉黨榮顧非鄒氏祖孫非常之慶耶弘道之祿不
逮大父矣然擢第為名進士居官為良有司辟行省為

才掾史凡所以為揚名顯親計者未始一日不奉以周旋教授君雖故亦可以無憾矣今弘道為西省使者告糴於吳吳父母之邦也弘道不敢以使者自居以身出入民間與民互市所糴雖不貲而人曾不知擾徃徃相謂曰鄒掾史不以官戾民夫豈以鄉里故耶彼以榜牒迫民以刑憲厲民且旦夕遣役叫囂挾逼至鷄犬不得寧者此其以他使者待矣人固宜爾耶抑和糴以備軍餉其事重其勢急有不得不爾耶今掾史君為隣省告

糴父母之邦固自與他使者不侔然他使者亦以和平待民以時價不擾民而民雖腴削亦將樂與為市矣以和糴為名而使民不堪命亦豈使者之心哉掾史君讀前史至唐元和年間和糴之害甚於賦稅恨不奮身出其間與當時廷臣力諍之顧官以告糴愕然而駭以病其鄉里父兄子弟耶掾史君公平廉恕使得行其志於時則其張之翁之左之右之將無施不可乃告糴特小事耳其事竣還江西也吳之善於詩咸賦以美之余辱

與弘道厚爰為之序云至正十四年夏五月甲申書

送本上人東歸序

余鄉本上人立中出家雲間衣租食淡究心禪理夙夜
精進甚力間與大夫士揚權古今文藝肆筆為詩章奕
奕有奇氣徧訪浙東西名山長老浮圖莫不以禮引
接之余聞上人之賢有日矣今年春上人來吳門相見
握手道故問鄉曲社里孰遠孰近孰親孰疎乃知其與
余世有姍童稚時往來田間出入桑梓未必不相識及

各走四方所學異師所習異業所趨異途一旦卒然見面各不相識非假文字之殷勤語言之惓款則余與上人不幾終身為胡越之人乎上人貌甚偉氣甚溫志甚弘開口論文字上下縱橫反復空有弗畔於理與之居同席食同鼎飲同器雖終身不厭余方資上人以游乎方之外上人顧以大母之喪將東歸臨海省父母因奉襄塋事徵余言以為別夫去閭巷遠親戚二十年服浮屠之服言浮屠之言宜亦浮屠而已矣今勞心役形不

遠千里走山川，冒霜露，辛苦跋涉，以庶幾其生，敬死哀之心，夫豈直以詩篇自娛，徒取如么絃孤韻，瞥入人耳目之為貴哉！世蓋有儒名而墨行者，吾於上人又奚取焉！上人歸矣，鄉里之老者死，壯者衰，與上人游者皆疇昔田間童稚，桑濮之少年也，倘亦有邂逅不相識者乎！上人以親而歸，余以親而留，高雲孤飛，懷彼故岑，此人情之所不忘，故土也。為我謝諸昆弟，曰：葺我廬舍，藝我黍稷，余將奉老母歸田里，啜菽飲水，優游卒歲，以樂其

志矣

送張知事序

浙水西諸郡出賦稅奉國家多寡固有差然近歲兵興
資糧器械百物之需率取之平江嘉興松江蓋此二路
一府無平原大陸山川之阻非若錢塘吳興毘陵壤地
與徽饒義興寇攘充孽出沒之境相接溝塍畎澮井分
棊布大川小源與三江五湖相呼吸人居其土非舟楫
莫濟使車驛傳之塗往來北南幾千里一軌四顧皆沙

洲浦溆蒲葦菰萍鳧雁鷺鷥之區煙波潋蒼舉目無際
烏合螳聚之徒相煽誘肆妖毒攻掠城村所在崩潰相
繼獨此二路一府以水為封域利城守不利野戰僅以
地勢得完然用是水陸之餽饌士卒之調發器械百物
之徵求不責他郡而於區區彈丸之地日給月供家疲
戶耗而與被寇之邦俱敝矣獨幸各得賢師帥拊循其
父兄勉焉鞠躬殫力公上松江路又僻在泖陂並海之
隈其地非川陸之咽喉壘書羽檄非有故不至其民勤

於農桑幸歲無旱澇蝗蝻之灾加以賢師帥撫字不苛則其俗號易治大名張君師明由國博弟子員為侍儀司舍人再調而為其府知事師明讀書知古今達事變且克已廉謹與其從弟戶部郎中師允俱有聲於時其以從事居幕府贊師帥布聖天子恩惠於用兵征討之時使其民宴如益知尊其君親其上雖有供億之煩而無桴鼓之警則師明之賢將與其師帥並稱東南而榮顯光大且權輿於此矣於其行吳之能詩者屬余序之

余序之至正十四年十月朔旦

友迂軒文集序

國家承平日久公卿大夫以文章政事起成均者蓋彬彬焉今都水庸田使宣城貢之為博士弟子員也學古工文詞同舍諸生皆自以為不若方是時先集賢文靖公與中朝學士先生並以老成魁宿待詔詞垣言道術則本周公孔子孟子之言文學則由賈誼董仲舒劉向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倫一時作者祖述詩書憲

章禮樂為聲歌則薦之郊廟為典冊則施之朝廷皆博
綜古今成一家言蓋三光五岳混一之氣至是而盛極
矣公以搢紳佳子弟出入諸老先生間折節以立言修
業為務及釋褐授官遂供奉翰林累遷為翰林待制國
子司業間以理官出讞紹興路獄三年政稱平允延祐
以來諸老先生謂有後者惟文靖而公遂以文章政事
名天下矣今上虛心儒學銳意治統至元之治宰相以
公學問足以經緯人文政事足以羽翼國家之盛則文

靖公之後有人至此而益信矣且自古能言之士如賈
誼之論治道董仲舒之究天人劉向之明經術司馬遷
班固之述史韓愈之原道皆與行宏深為一世法然皆
不得久居朝宁見諸事業惟所傳者獨空言已耳然歐
陽氏以文章顯其詞令褒貶既敷之於訓誥申之於典
謨導揚諷諭復著之於雅誦奏之於神明而其聲光位
勢又得與韓范富諸公並稱為人杰今公以文章政事
駁駁向用致位通顯其言婉者宜頌清風穆如之中也

直者宜諍凜予褒貶之體也叙理亂則明白而朗暢陳道義則委折而從容大者可以著詞令明激揚小者可以廣宣導形諷諭將使聲光焜耀位勢崇隆而文靖有後之言不徒信於今傳之後世自足以取徵矣公之為都水使者至吳門也基獲覩豫章塗貞叔良所編友迂軒集若干卷因論次所知為序以質之於當世立言君子公名師泰字泰甫友迂軒其自題也至正十四年十月庚子

奉親圖詩序

悅堂禪師顏公迎其母於鞏昌郡之翁州築室平江之
崑山資福寺西數百武修養惟謹及為大浮圖領寺中
徒衆晝夜演佛事猶勤勤不懈母子禮母氏年八十餘
童顏鶴髮起居步履飲食益康健公每侍側下氣愉色
惟母意是順蓋公不以浮圖儉其親母亦終身安其志
忻然樂而忘梓里母氏以高壽終公慟心戚容哀毀不
能堪乃浼善畫者肖母像奉供如生日卷舒展省以慰

罔極噫此仁人孝子之所以厚其親者公豈以方外異哉釋氏書有報恩經以孝為修彼以虛空為體文字為教者於孝不暇惟律以五戒有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之恩者故昔之浮圖有棄住持事身歸織屨養母者僧史記美之至今傳誦不衰公氣宇魁偉應事機警日與徒衆談出世間法而不徒以空虛為事至於養生送終之禮不以出世間而或歟焉則有若一舉足不敢忘其親者世以釋氏於親二本豈其然哉公游於方之外而雅

與搢紳大夫為文字交大夫士咸為詩以稱道之蓋將
貽之後續僧史者攷焉余與公皆東洲人故為之序至
正十年九月望日

贈曾彥魯序

西夏長壽君景仁以湖廣行省理問所知事乘傳使吳
適母夫人病中滿黃發外且劇景仁憂甚問醫者於庸
田副使高公公以曾君彥魯薦彥魯診脉曰此病在脾
胃濕熱投藥療之隨愈景仁思欲以言美其術余雅知

景仁事親孝而彥魯為大府史以醫游公卿間其起人之疾如此皆可書乃為之言曰昔者先王立醫師治醫事凡邦有疾病者咸造焉則使醫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事以頒其祿而五味五穀五藥之劑存乎神農子儀之書五氣五聲五色之審顯乎扁盧之技而九竅九藏之侯著乎岐伯秦和榆柎之數然自秦焚典籍而醫方亦與聖人之經並廢至漢廣開獻書之路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作史者取以列諸藝文而與六經百

家之書並傳於後世者皆李柱國之所校也夫脉有經絡骨節陰陽表裏之殊藥有五苦六辛水火之濟而治有鍼石湯火酒醪之異因脉以察病之淺深在腠理者以湯熨之在血脉者以鍼石攻之在腸胃者以酒膠散之比皆神農岐伯子儀盧扁秦和榆枅之倫起度權立規矩稱量衡按繩墨與天地參為生人萬世之計而漢世淳於公張長沙近世劉河間張易水李東垣之徒共守之以為律令者也蓋醫之用藥猶吏之用法藥以去

病法以除弊故禮不足而後法施猶養不足而後藥用
馬今彥魯之祿不制於醫司職守不掌於醫師而邦之
有疾者造之恐後不待歲終而其起人之疾如起景仁
之母夫人者皆可稱也然究其業方以儒術緣飾吏事
而刑名法家之說習之如習神農子儀之書其執文牘
佐郡長吏除民間疾苦又若用湯火鍼石之屬以去夙
疾也今秩滿將辟漕府史使由此而升則其登顯榮食
厚祿如太倉令長沙守者殆猶策駿馬以適燕薊非一

日千里不止也昔之論為國者蓋以醫取喻焉故余因
景仁之意申而言之非敢為考魯告告其知考魯者必
以吾言為弗戾也

夷白齋稿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夷白齋稿卷十九

元 陳基 撰

序

送陳景初序

君子之為僚吏得賢公卿而事之則政斯舉矣今海道都萬戶明善公之總漕政也屬海寇之餘糧艘陷沒者叅半漕民比戶告病公奉聖天子命以漕事為已任甫

下車問事緩急審次第而為之令行禁止雷動山立東南郡邑守宰受牒聽令惟謹一時僚吏莫不爭自激昂願以材自効譬猶營壘士卒一聞軍中號令氣色固不奮發其轉旋操縱之機所以為國計軍儲深長思者固皆出於公之明斷而其從容贊襄動適機宜非賢僚吏亦何能以處公幕下此景初陳君所以得事賢公卿之道也景初瑰偉卓達雅有器局起家憲曹由蘓杭大府史遷漕府史所至皆以才能為長吏所信任聲稱藉藉

久矣自國家以海為漕渠歲運東南之租賦每夏由吳門達直沽履洪濤如平地視萬里猶咫尺上而佩金符綰紫綬為萬夫長下而掌文書佐轉輸居慢府者皆安然宥於皇仁之內雖有深涉之勞而無不虞之慮蓋八十餘年於茲矣及一旦鯨鯢悍然不安天常憑陵鼓盪風掀浪翻堅舟利楫靡爛糞粉於狼狽之頃董漕大臣素以豪傑自命者顛躓辟易袖手而無所措其剡劔亦甚矣繼其任者徒手以仍其敝春夏兩運亦欲以時達

京師非有明勇如公者紀綱乎其上贊助得人如景初等周旋乎其下則洪濤萬里無涇而欲行無翼而欲飛亦誠不易矣然則平居無事人才若無與於世至於倉卒之際利害叵測始知得人則濟非人則蹶嗟乎中流失舟一壺千金豈虛語哉今景初秩滿將調閩外之機視漕臺益恐使移事漕長之道以事連帥折衝咨畫游刃有餘之地則閩外之政亦運掌矣異日又移此駁歷外庭晉升中朝莫不皆然則享榮名躋膺任拭目可望

於其行也吳門大夫士咸賦詩餞之屬予為之序

送哲上人序

吳門哲上人事其師學出世間法居城東祚真蘭若克已甚清苦今年冬將挈鉶錫之四方叅大浮圖以印其學大夫士與上人善者咸賦詩壯行色上人吳人也吳為沃壤其俗喜事佛好布施佛之徒往往飾梵宇崇塔廟有餘貲輒買良田厚積貯善貿易以為常住不朽計蓋其習俗所尚從來久矣自兩淮用兵資糧器械百物

之需取於吳者無慮十八九民力耗散事佛或少懈而佛之徒亦且役後與齊民奔走有司出賦稅以供上方閔閔焉惟恐不給也是昔之所常產今適足以為患浮圖寶坊魚鼓不鳴平時累數百人為徒者至是皆相率引去城東祚真小蘭若耳其師弟子顧優游無恙夙夜勤修惟知有出世間法上人今將浩然四方游叅大浮圖視去就若無毫髮係累者蓋上人之師徒不求多於世彼為常住計者皆求多於世也求而不知止患孰甚

馬今四方名山具存而其叢林凋落亦如向之所謂寶坊乎抑猶有昔時規矩弗墜也且向之特盛者莫若吳與錢塘吳門既爾則其他可知已上人此行將何所適乎吾聞浮圖氏之法無中邊無彼此求之者無遠無近混物我於一途等虛空為法界不舉足而四方見前此所謂游於方之外者也上人不求多於世斯行也將無往而不自得尚何憂叢林之規矩墜哉上人字古心其師則元明其號也

送陳希文北上序

人之厭江湖者則思山林厭山林者則思城郭居城郭者則思游乎通邑名都以廓充其所見聞譬猶魚之處池沼則慕湖陂處湖陂則慕江海處江海則又欲脫鱗甲生羽翰絕雲漢負青冥以達於天池而止焉京師士大夫之天池也士之生乎斯世苟耳目聰明心志卓犖手足無拳擊之疾肩背無偃僂之患賤不至於馬醫辱不至於奴隸貧不屑為販賈工祝之事非詩書之言不

習非禮義之地弗踐非逢掖之服不服非章甫之冠不
冠言可以信乎朋友貌可以接乎公卿大夫氣可以折
衝乎樽俎才智可以効官使於駿奔執事之間乃可汗
漫乎江湖栖遲乎山林浮湛乎城郭居卑而處汙局縮
而偃蹇徒資訕嗤於僕妾甚無謂也故必掘泥塗擊奔
騰左板鱗右附翩翩焉洋洋焉翱翔乎帝鄉徘徊乎
青都如吾友陳君希文者豈不卓然瑰偉之士哉希文
之志則壯矣顧余與希文生同姓居同里學同業而年

又相若疾不至於拳孿而不得隨希文以為先患不至於偃僂而不得從希文以為後賤有似於馬醫辱奚翅於奴隸貧雖欲為賈販工祝而不可得徒以服逢掖冠章甫居則誦詩書行則循禮義踴躍以自守俵俵而無徒以視希文去而折衝於樽俎奏効於駿奔執事者殆猶斥鷃鼓翼蓬蒿之下而不知九萬里鵬之一息也尚安敢語天池哉余不能俛首帖耳以徼幸天池之有力者徒因希文行書以貶之

朱氏傳授醫學序

余觀古人以方術相授受多不苟扁鵲古之良醫也遇長桑君十餘年而始得其禁方長桑君豈古吝方者哉政欲授之得人以活人耳昔宋氏渡江良醫之在中州者河間劉守真氏戴人張子和氏真定李明之氏三家之學同本於黃帝扁鵲而其用則有攻補之不同者蓋所遇之時異也宋末江南之人惟羅無氏之傳得其宗夫無逮事穆陵國亡退隱民間未始輕以醫語人而人

卒未有能師之者儒者朱君彥修飭躬礪行有古君子之風而酷好醫方術嘗讀素問而竊嘆曰此真載道之書也顧非通於儒者不能讀而醫固儒者之事也古之號為良醫者皆有師今之為醫者不必師徒守陳方以倖人之不死者非良醫也醫之無師久矣嗚呼吾安忍為是哉乃發憤求師不遠千里走吳楚不可得復至杭有言羅氏者君侯之累數十往不得見君因旦日往立於其門日且暮不少動羅察其意誠始接見之與語大

悅乃盡以三家之旨告之并授之書且曰熟此可以活人矣君拜受之遂以書歸讀之反復研繹上達於靈樞太素內外甲乙等書以及百家罔不貫穿而得其精且微者積以歲月然後出而視人之疾如是而生如是而死無不切中一時拘故方之習者亦因以丕變君遂以國手名東南而三家之學不專於中州而君老矣門人往往取其書乃撫其歷試而驗者論次而筆存之總凡若干卷夫羅氏不輕以語人而君得之亦不易宜其信

之深用之效而其書自以傳諸其徒而淑諸其後君與
羅氏視古人可以無愧矣余雖未及識荆幸因其高等
弟子趙君以德而獲見其書以德屬余序之乃述其授
受淵源之自使醫者不可以無師而得師尤不易云羅
氏名知悌君名震身至正十五年正月甲子書

送韋道寧詩序

韋君道寧世為中州衣冠家由浙西憲曹辟為崑山常
熟兩州有能聲浙西部使者賢而薦之為福建奏差將

行吳中大夫士與道寧善者送之都門之外有酌道寧酒而為之言者曰道寧起憲曹執文書事兩州長吏所食升斗祿耳而獨以廉能有聲為部使者所知蓋道寧讀書知古今為詩文奕奕有風氣啜菽飲水而牛羊之豢弗問焉其素所蘊蓄者未易以淺近窺也福建古七閩地秦漢以來始隸中國今天下一統四夷八蠻九貉百粵皆列職方而福建七閩為江浙行省所屬大藩而閩特遠部使者職任風紀於此視他道尤重蓋奏差古

行人之職也凡部使者有事於行御史府及中臺或四方各道奏差悉主之非明憲度習文法嫻辭令飭威儀者不足以堪此任道寧起身憲曹則憲綱明矣佐吏兩州則文法習矣讀書通古今則辭令善矣而又將之以廉潔本之以孝敬是行也吾見其左右部使者從事間以事周旋行御史府中臺四方各道贊襄有禮進退有義應對從容動中矩矚此皆其素所蘊蓄者等而上之殆無施不可夫豈惟行人而已乎閩雖遠且阻然素稱

樂土道寧以賢能應辟固不敢以遠自憚亦不敢以土
為樂盛年勤勞王事脫身簿書從賢部使者為僚吏皆
父母之所悅者予於是華其行者咸賦詩以貺之屬余
序之

左丞潘公射浮圖詩序

吳江華嚴寺古塔鉄索上不至頂者若干尺世傳金人
渡江及宋人西出師元兵過此皆射之歲久矢敝寺僧
更換一矢以存故事逮今二百餘年矣凡往來觀者遞

相指視然卒未有復出奇手抽矢以試其後者今年夏
中書右丞潘公統兵過其下時夜漏下幾刻月色朦朧
見塔上矢影公異之乃顧左右取弓矢一發正中其顛
一軍皆賀僉曰真天威也好事者競為詩歌以壯之夫
弧矢所以威天下然天下不患無善弧矢患無善用弧
矢者故無飛衛雖有燕角之弧朔蓬之簞不克以貫懸
虱雖有蚡胡之筈肅慎之弩不能以穿楊葉射不足以
中戟牙雖有烏號越棘象弭繡質將見倉皇失措蒲伏

劉劔且不暇尚何威之有哉吾故曰不患無良弧矢患
無善用夫弧矢者耳今公位兼將相勇冠三軍其視飛
衛由基僅一藝耳將不足為公道然浮圖插天聳若干
仞雖素稱百發百中苟非天晶日明或不敢輒自出奇
與昔人爭必中之鋒於上下二百餘年之間乃今按兵
澤國彀弓持滿水光冥迷夜氣蕭瑟公乃賈勇伸臂控
弦一發而克自決命中使爭快覩之人服公為天威夫
豈偶然也哉世無飛衛由基而公固善用弧矢者也昔

南霽雲為睢陽乞援賀蘭不從因發憤射浮圖示必滅
賀蘭天下至今義之今公豈狃於必中徒取以驚服一
時資好事者為美談而已哉亦示為國家必誅無道而
征不庭也宜天下聞而壯之謂非公不克收弧矢之利
無弧矢無以顯公之功公固以功自居而國家方用弧
矢以定天下飛衛由基既不可復作公可不自愛乎夫
士有以忠義為甲冑禮義為干櫓不操弓而隣國畏不
挾矢而四海威利倍於弧矢功顯於百發百中此周公

之所吐餽而公所宜為國遠謀者余不佞願與國人交
頌之而公尚無以謙讓未遑為也至正十六年六月既
望書

夷白齋稿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夷白齋稿卷二十

元 陳基 撰

序

陳惟寅字說序

豫章陳氏二丈夫子奉母夫人居吳門貧而善養曰汝
秩字惟寅者其長也間謂余曰吾名與字本乎虞書命
伯夷作秩宗之言蓋寅者敬也子幸為我序之昔唐虞

君臣告戒之際反復丁寧不越一敬而已方其命九官也司空而降凡二十有二人其言敬者不一而足然至於秩宗則先之以夙夜惟寅申之以直哉惟清終曰欽哉此三言者雖若專為伯夷而發然推而言之則自洒掃應對至於窮理正心由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未有不以敬為本者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故居則如對越上帝出則如見大賓坐則如尸立則如齋行則如執玉如捧盈無時而不敬也近

之事親遠之事君內之於兄弟外之於朋友入之於州里出之於蠻貊舍則善其身用則顯其親無往而不敬也蓋敬以直內則清明在躬伯夷以之交神明大禹以之宅伯揆后稷以之播百穀契以之敷五教臯陶以之明五刑夔以之諧八音以至於垂於益於龍莫不皆然故曰敬也者君子所以成始成終也彼受玉不敬晉侯之所以無後執幣不敬若敖氏之所以滅將事不敬卻氏之所以亡受脤不敬成子之所以不反嗚呼敬哉不可

不務也惟寅年方富行甚方植志而不回力學而有文
顧字思義非直美稱謂也蓋將奉以周旋焉故余弘其
說以序之詩云夙夜匪懈惟寅其懋之哉

瞻雲軒詩序

吳郡金伯祥氏家故士族而好施予其以善士稱於鄉
沒而塋吳江久詠鄉之韓墅伯祥之先君子也其改塋
吳縣橫山之吳巷村內翰金華先生黃公實誌其墓焉
伯祥居松江笠澤間力田教子益務以善世其家家去

韓墅僅數百武然水淺土薄四顧皆陂田塗潦沮洳而
耒耜之涵牛羊之徑又出沒踐褻在五患之所必遷者
也橫山在太湖上與郡西南衆山相磅礴距笠澤七十
里而遙然土厚水深草木豐茂真樂丘也伯祥始不忍
委其親於五患之區及遷而得善地舍近就遠又非其
所得已者每歲時祭掃銜哀茹痛踐霜露撫松柏輒徘徊
不忍去嗟乎人子之於親所謂不能自己者蓋至此
而乃見焉既結廬墓側以備風雨又即其南塋為軒曰

瞻雲是雲也即狄公登太行而望河陽之雲也河陽之雲親之所舍橫山之雲親之所藏古今殊時存沒異感然雲之所在即親之所在也親之所在雖亡猶存雖古猶今也彼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於天下無他亦和氣之所積也和氣之積在天為慶雲為甘雨在人為忠臣為孝子唐有狄公猶天之有元氣也金氏世積善曾大父嘗舉進士金華先生曰引之弗替必有興者然則覽是軒而賦詩者豈直山川草木一丘一壑之

勝而已哉力田足以教子追養足以厚本積之也久發之也厚先生之言其尚有徵乎詩凡若干首為之序者韋羌山人陳某也

送浦朝宗序

余嘗讀太史公書見其傳仲尼弟子獨子游為吳人蓋秦伯仲雍未逃吳時吳為古要荒之地其俗蓋可知已及秦伯蛻脫袞冕而以禮治之其後延陵季子又承其交讓流風春秋時觀其聘魯而聞樂審音而知政魯衛

齊晉之大夫蓋未有或之先者迨至子游北學洙泗比肩七十子之徒北面以事孔子而與卜子夏同以文學列聖門之四科則吳之多士其所由來者久矣吾聞之學莫大乎近其人子游往矣其嘉言嫩行見於孔門師友之問答千世之下四海之內讀其書皆知有所興起况生乎其鄉者乎况絃歌其文學以教其子弟者乎此浦君朝宗之行君子所以樂為之道也夫子游之文學非今之所為文學也朝宗試觀其論子夏之門人而求

其本之則無之旨本者何聖賢大學之道所謂正心修身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者也子游之鄉實惟海虞仲雍之墓在焉朝宗今受文學精舍之聘率其子弟出則偕仲雍之遺民入則誦孔氏之遺書而繹其師徒之問答先其小者近者而大者遠者寓焉則子游之文學其庶幾乎

西夏永年公勲德詩序

集慶古秣陵之地控扼險阻外連江淮內倚湖海自古

三光五岳之氣瓜分幅裂而經營四方者未嘗不恃此
以為根本國家奄有六合方岳所在維藩維翰而集慶
尤為要會之地於是建行臺置執法由御史大夫而下
設官視中臺控制三省綱紀十道位至隆重自江淮盜
起兵連不解資糧器械軍旅百需悉仰東南而東南所
賴以為長城之倚者行臺之所憑藉如衣之領綱之綱
也御史大夫用是令江南等處行御史大夫西夏永年
公由淮南行中書省平章簡在帝心時膺是命時至正

十五年夏四月也甫下車凡前政之所不便於民悉起而更張之六月淮西寇渡江攻陷太平恣行四掠潛趨集慶攻南門屬方浚暑軍無資糧公晝夜申嚴約束躬擐甲胄冒矢石誓僇力與城相存亡賊因逡巡畏縮相率引去秋七月賊又至又敗之九月賊大至攻圍凡七日夜公身先士卒出萬死不顧一生且戰且守賊鋒大剽先是淮西義兵元帥陳也先率其徒衆渡江屯集慶城南之板橋行臺用言者計命也先與官軍並征太平

已而我師失利也先陷賊賊質其妻子使為前驅務必
取集慶也先素服公威信輸密款願擒賊首以自効衆
皆疑其詐公獨決信之無惑下令官軍與也先內外夾
擊遂生擒偽元帥郭張二賊及其餘偽官甚衆殺傷者
無算因乘勝逐北鼓行趨太平期旦暮可克復而也先
乃為官軍誤殺舉軍痛悼之分兵覓其尸塋之且錄其
子弟優其徒衆士氣復大振公沉默寡言寬厚有器識
度量絕人年十五六時出入帷幄輒負公輔之望二十

三四出宰饒州路惠政大著民至今稱之不衰馭歷臺
省出臨方面決大謀成大事雍容片言罔不敬服其在
行臺風勵各道屏除奸慝凜凜大人君子之風每軍中
獻俘必面引俘囚詳審不可赦者戮之脇從者宥之復
業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嗚呼國家承平無事時公
卿大夫無自可見一旦亡命之徒盜弄潢池掩我不備
所至刦殺而公以元勳世胄獨當東南一面紀綱之任
蜂蟻小醜乘虛竊發而能先之以威信申之以持重隱

然長城之勢自若也使秉國之鈞端揆庶政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奠天下於磐石之安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非公其誰與歸東南大夫士嗟嘆之不足而詠歌之者在公特一事耳然舉一事而公經國大概可以見矣此詩之所以作也詩不可以無序於是乎書至正十五年十一月甲子

丁仲德歸養序

吳郡丁仲德氏以儒術緣飾吏事嘗游崑山幕府尋給

事漕臺雖浮湛簿書而能隨事委曲機關轉旋如駿馬
在前輕車在後而王良造父為之左右馬間以漕事至
集慶龍灣鎮江寧國嘉興諸郡咸為文以旌其能用是
合漕臺官屬胥賢仲德且欲廩之以祿任之以職而仲
德固辭弗就或問之仲德曰吾母老矣以朝夕之養從
公卿大夫游得升斗之祿顧不足以為吾母一日之膳
耶夫祿者聖朝所以餼賢才非徒以養人之有親者也
今吾賢不如古人才不如今人而猥以母故不顧義而

就之夫食人之食當事人之事苟食矣而事或怠焉親食之其將吐之乎此吾之所以安吾菽水之懽養雖薄不尤愈於吐之者乎君子聞之莫不多仲德之善養而能言者咸賦詩以嘉之吾聞猗頓之富侯王莫尚也至於養則不如曾子焉季子之祿不下萬鍾曾子委而不顧後世未有以無祿議曾子者君子之養親苟以祿則五鼎之味美於菽水曾氏之子其從季氏久矣仲德束髮游州縣出入漕臺又幸有知己欲食之以祿常人之

情孰不藉此以為父母懼仲德獨計不出此而踴躍然以才不及為辭蓋仲德之養不在祿顧母志何如耳以志養志此猗頓之所以不及曾子也世蓋有善學柳下惠者仲德其庶幾乎詩凡若干首附於左

夷白齋稿卷二十